

乔二少茶楼定计

5

畅销小说

薛冰 著
陕西人民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小说从陷于地产纠纷的乔家大院起笔，撕开旧城改造重重帷幕的一角，揭示了儒雅精致的文化金陵无奈伤逝的复杂过程。文物存毁、古玩陷阱、民国逸事、预测学泛滥、盗版书操作等社会热点，无不信手拈来，妥帖融入人物命运之中。

本报选载小说其中一段，重点讲述过去发生在乔家大院里的那些故事……

[上期回顾]

周明山万万没有想到，朱三爷竟然是个骗子，一下子就骗走了他一万八千两银子……

周明山抬眼望去，只见来人身材高挑，衣着清素，面如冠玉，二十四五年纪，头上一顶秀才方巾，竟也有一种夺人心目的飘逸。他不由自主地起身站起。乔二少的眼光已经扫过那几个身强力壮的运工，落到了周明山身上，双手一拱，微笑道：“请教这位贵客，有何为难之处？”

周明山拱手回礼，垂眼回答：“在下京师海王村敦古斋周明山，正因一件棘手之事，急于求见乔家主人。”

乔二少听他说到了海王村，顿时来了兴致，遂也通报了姓名：“在下乔世钟，久闻京师海王村盛名。周先生有事，不妨直言，但凡金陵乔家能办到的，自当尽力。”依着他，就要邀周明山去楼上雅室中做促膝之谈。倒是周明山心里清楚，必须当着这一拨人，才能把此事的来龙去脉说得明白，所以婉辞了。

主随客便，乔二少与周明山就在桌旁对坐了，周明山便轻声慢语，将所有事情一一说与乔二少。众人听说周明山被骗去的银票高达一万八千两，伸出的舌头好一会都收不回去，更惊奇周明山虽一时急晕，而片刻便能苏醒如常，居然还有心思与他们磨嘴争竞。

乔世钟虽是富家子弟，却不是不知轻重的人。他把周明山上上下下重新打量了一回，忍不住问：“我看周先生年过半百，老成稳重，临大事而有静气，如何竟落入此类鬼魅圈套中？”

“只因金陵乔府，声望卓著；朱家与府上数代交厚，人所共知；朱季卿到处扬言受府上所托，料理这饮水楼茶园，往来如在自家；又道出府上古今许多细事，不由人不信他。”周明山的回答，紧紧扣住了

乔、朱两家的关系，“况且前后两番商谈，又都是在府上这饮水楼中，至今日交易，实物现在，钱货两讫，不由人不放心——所以会被他得手。”至于朱季卿索价偏低，引得他心动的理由，自然是不会说。

乔世钟略一沉吟，便让乔益先去柜上取一吊钱来，打发四位运工，却记下了他们的姓名，说好了周先生后但有召唤，仍要去做见证；复听乔吉、乔益等说了所见所闻，与周明山所说，皆能吻合；方对周明山说：“周先生，此事非同小可，你我还需从长计议。”仍邀周明山上二楼细谈。周明山自然明白，取证的事须得当众说白，处置之方却不能轻易泄露，这时便点头应了。

二人仍进原先茶室之中，分宾主坐定。乔世钟望着周明山灰暗的神色，纠结的眉心，鬓边已经染上的初霜，暗暗叹一口气，宽慰他说：“周先生，你我萍水相逢，也算一段缘分，自当互相帮扶。朱三这恶贼，居然打着乔家的名号骗人，辱没乔家清望，乔家自然不能轻饶了他。以在下思量，此事虽然棘手，但也不是不可为。”

周明山连忙起身，施礼言谢。乔世钟起身还礼，示意周明山仍坐下说话：“只是……乔家与朱家三代世交不假，却于此事无补。想来周先生也已听说，莲花桥朱家败落已久，这两代都不曾有人光大门楣。莲花桥朱家子弟，虽然还住在当年宅院中，却早就分门别户，各不相干。此其一。朱季卿早年还中过一个秀才，在同辈中算是有出息的，可也就是这顶头巾误了他，从此只知读书应考，没学得半点谋生手段，待到父母辞世，衣食无着，渐渐在市井间游荡撞骗，连老婆都被人卖掉抵了账。族人无奈，有时派点差事给他，也只能

让他规矩一阵。如今他是家徒四壁，肯定追不出这一宗银子来。此其二。朱家叔侄弟兄，唯恐受他连累，竟在官府立下文案，指朱季卿为不肖子弟，与其断绝关系，对其作为，概不负责。此其三。”

周明山心中不免懊悔，因为这笔交易利润太大，他生怕走漏了风声，横生枝节，所以不敢向任何人提起，只能旁敲侧击地揣摸朱季卿的底细，真正应了古人之言，利令智昏。朱季卿想来也是料准了这一点，所以敢于明目张胆地做此手脚。周明山说：“适才二爷说，此事尚有可为，不知二爷有何妙法处置？”

乔世钟压低声音说道：“在下适才思索，为周先生计，有上中下三策可行。先生所言告官，可谓中策，故下策不必再说。只是这中策行来，却有一个大大的难处，就是先生手中，苦无能令官府立案的确凿凭据；况且就算官府立案追捕，惊得朱三远走高飞，也未必能追回失银。至于上策，说来很简单，行来亦不难，不过周先生却要受几天委屈才行。”

周明山说：“只要能追回原款，周某不怕委屈。”

“承周先生海涵，在下就直说了。这上策，便是此刻让几个茶房家丁，把先生撵出饮水园大门之外；先生也不必赴县衙告状，径回南市楼稍歇，待到午后傍晚，找个机会，三十六计走为上，一走了之，连这几日的房饭钱也无须结算。”

看乔世钟的神色，一点不像说笑，周明山不觉一怔：“一走了之？如何了法？还望二爷明示。”

乔世钟解释道：“据在下所知，朱三所行骗案，不止一两起，只是数额不多，数十百两银子。他专挑外地不知底细的客商下手，得逞后暂避数日，待受骗者知难而退，或官府追究

风头一过，依然回城中快活。在下猜想，朱三此时多半尚藏身边处，暗中窥探。倘若官府接了周先生的状子，要拿他归案，这厮必然故伎重施，潜逃避风。那就不免迁延日久，耗去亦多，且衙门上下先生还得破费打点。换一句话说，倘若乔家置之不理，先生投诉无门，亏空主家的巨款无从弥补，无奈之下，背信潜逃——先生一走，这桩骗案便成了没人追究的无头案。那朱三闻讯，自然得意归来。只要他一露面，乔家便可派人将他拿住。不知周先生能不能信得过在下？”

周明山暗暗盘算，依理而言，此不失为一条好计。不过，即便依了乔二少的计策，他也还是不能让乔家就此撇脱了干系，扣住这一头，至少心理上可多几分安慰。周明山遂点头说：“难得二爷肯施此援手，周某感激不尽，自然依从二爷的妙计。只是，周某远道而来，在这金陵城内外，无亲无故，也不知旅舍饭店的底细，一时难免稳妥的藏身之处。况且周某在明处，朱三在暗处，倘为事不密，反成弄巧成拙之势；再者住在外面，与二爷联络也不方便。想府上深宅大院，如能有一小室，容周某躲避数日……”

“周先生说的是——也无须另寻他处，只在我书房中歇息就是。”乔二少毫不犹豫，一口答应下来：“只是进来的时机，须得斟酌。大门口有门房看守，见生人必会留意，还是从这园子里进出方便。不过，来早了茶楼人多眼杂，太晚了街上行走不便，最好是在黄昏朦胧、人家晚饭之际。也不要走新开的园门，先生可曾留心过，这园子西头有间半边房？届时我就在那房里恭候先生，以连敲板门三下为信号。先生千万小心在意，勿被他人察觉。”

南宋灭亡毁在了通货膨胀上

4

金融天下

陈雨露 杨栋 著
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当人类刚刚抚摸到圆润的钱缘，皇权就试图主宰天下财富，历代币制更迭的背后不过是一场封建统治者分配财富的游戏。统治者手中的刀枪真能主宰财富吗？五千年历史长卷中，每当皇权自认为可以统治金钱，便会被金钱反噬。一次次战乱的背后都有财富原罪，但一次次盛世辉煌何尝不是顺应了货币天道，所谓数字时代的“0”与“1”不过是在得失金钱之间徘徊。

[上期回顾]

交子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。不过，交子的很多记载不怎么值得称道，因为多数记载是有人靠发行交子“广置邸店、屋宇、田园、宝货”，最终搞出了世界上第一次挤兑风波。

再也无法恢复故国，当然这主要是赵构的想法。理由很明显，被俘虏的徽钦二帝都回来了，这个皇帝由谁来当？

1141年宋金议和（绍兴议和），半壁江山掩兵卸甲，农耕逐步恢复。中国南方地理环境本就较北方优越，只是宋代以前政治重心在北方，南方经济必须服从北方安排，现在没有这个问题了。

这段时间，南宋和金国始终对峙，小打小闹之外又加上了争夺铜币，虽然可以罗列很多攻伐，但最关键的一条：金国生产力低于南宋，从而铜钱购买力也高于南宋。

尽管盐钞贬值方式与交子类似，但朝廷还要靠盐铁专卖谋利，历代帝王都对“盐钞”发行很克制，王安石、皮公弼甚至蔡京等都对“盐钞”发行进行过一定程度的约束。整个宋代，“盐钞”信用要好于官交子，流通时间也长于官交子，一直使用到南宋末年。

同样是宁熙四年，当官交子丧失信用，朝廷开始用盐钞支付军费。结果不言而喻，很快，盐钞发行就超过了“三司”的盐产量，盐钞开始贬值。

尽管盐钞贬值方式与交子类似，但朝廷还要靠盐铁专卖谋利，历代帝王都对“盐钞”发行很克制，王安石、皮公弼甚至蔡京等都对“盐钞”发行进行过一定程度的约束。整个宋代，“盐钞”信用要好于官交子，流通时间也长于官交子，一直使用到南宋末年。

同样是宁熙